



淮海集卷之九

奉觀少游

顯之禪老許以草庵見處作詩以約之

汨汨塵勞不自堪
馳來鞭馬度晴嵐
洞天寶苑清都邃
神水歆蒸翠釜涵
列岫過霜仍曉曉
雙松迎臘正駸駸
此心久已蒙師指
更許山中為結庵

橡葉岡頭釋馬街
區中竒觀得窮探
崕空飛鼠聲相應
江靜群峰影倒涵
居士碧雲裁秀句
道人哀玉扣清談

偶成二老風流事
不是三乘宿草庵

門門揖翠嵐
風激松栢聲
圓徑月留泉
底影相涵
清曉恍臺
震巖句窮
情虎大
深白傳
異時修
政事以
著

應許到
雲庵

和孫莘老遊龍洞

葉蕭傳水度冥冥乍入清都醉魄醒尊隱月崖垂鳳尾
風生陰穴帶龍腥壁間泉貯千鍾碧門外天橫數尺青
更欲仗節指頃刻却疑朝市已千齡新入青冥神降鬼
江雲外自一沙鴻井雪中青樓同岸樂望臨海可共羊
公詩與動定如若有刀發新

送韓穎叔帥颍河二首

侍臣不合出都門為有威名藩漢尊戶部左曹回妙手
匈奴右臂落清鋒揮毫珠璧生談笑轉盼龍鸞在夢魂
潮海一空何足道歸來黃閣坐調元

天馬蒲萄隔域門漢庭誰更勇如尊行臺晚日叱千騎
相道春風屬一樽莫許留犁輕結好便令脫脫復游魂

要酒盡取照河地打鼓樂州看上元

和劉僕射感舊言懷寄蘇左丞左丞昔守南京僕
射方為幕客今同為執政作此詩僕射詩略記其
一聯云論文青眼今猶在報國丹心老更同

三禁提衡繫擾龍拜無燒尾有家風班行舊號青雲士
賓主今為黃閣公炯炯坐屏雲母隔珊珊行佩水蒼同
自驚初到蓬萊上便見驪珠出海宮

西城宴集元祐七年三月上巳詔賜館閣官花酒
以中澣日游金明池瓊林苑又會於國夫人園會
者二十有六人二首

春溜泱泱初蒲池晨光欲轉萬年枝樓臺四望烟雲舍
簾幕千家錦繡垂風過忽開花外笑日長時奏水中嬉

太平誰謂全無象寓在群仙把酒時次王敏中

宜秋門外喜參尋衰竹哀絲發妙音金爵日邊棲壯麗

彩虹天際卧清深已煩逸少書陳迹更屬相如賦上林

猶恨真人足官府不如魚鳥自飛沈次王仲至

清明前一日李觀察席上得風字侍郎韻

病軀寒食百無悰偶到平陽舊第中池籞信為三輔冠

杯盤真有五陵風美人賦韻分春色上客揮毫奪化工

白髮漸於花柳薄但憐流水碧相通

次韻羅正之惠綿扇

吳扇新翻製素綿名郎持贈意俱圓有人充戶修明月

無女乘鸞向紫烟供春宜升清暑殿動搖合作御風仙

誰知揮却青蠅輩功在春蠶一覺眠

寄新息王令藏春塢

令尹才高寺為空歲時行樂與民同旋開小塢藏春色

更製新聲寫土風客向罇前忘爾汝路穿花去失西東

無言媯女今焉在桃李相傳恨未窮

送劉承議解職歸眷

征馬蕭蕭柳外鳴議郎歸眷洛陽城登山尚記飛雲處

罷吏端如棄唾輕為米折腰知我拙下車入里見君榮

堂前嵩少宜秋色獻壽還應旋製聲

次韻王仲至侍郎會李觀察池上

螭口清漪下玉欄隔花時聽鳥關關酒行寒食清明際

人在蓬壺閬苑間天近省闈卿月麗春偏戚里將星閑

忽思歸去焚香坐靜取楞嚴看八還

慶張君俞都尉留後得子

天上吹簫玉作樓
蟠桃熟後更無憂
內家報喜車凌曉
太史占祥斗掛秋
龍得一珠應獻佛
虎生三日便吞牛
魯元福祿何人似
坐見張敖數子侯

寄題趙侯澄碧軒

風流公子四難并
更引清漪作小亭
潤及玉階春漲雨
光浮藻井夜涵星
捲簾几硯成圖畫
倚檻鬢鬟入鏡屏
何日解衣容借榻
卧聽螿口瀉泠泠

寄張文潛右史

解手亭臯纔幾月
春風已復動林塘
稍遷右史公何忝
初闕除書國為狂
日出想驚儒發冢
風行應罷女多桑
東坡手種千株柳
聞說邦人比召棠

次韻裴秀才上太守向公二首

東風已動北風歸
寒氣侵尋自霽威
何處管絃傳臘酒
誰家刀尺製春衣
使君英妙開蓮幕
別駕風流出粉闈
唯有廣文官獨冷
終年如坐水邊磯

上客新從穎尾歸
使君高會列南威
風將沈燎縈歌扇
雪帶梅香上舞衣
翻樣雲團分御帑
如椽蜜炬出宮闈
會前方丈羅珍怪
却訝犀燃牛渚磯

次韻太守向公登樓眺望二首

茫茫汝水抱城根
野色偷春入燒痕
千點湘妃枝上淚
一聲杜宇水邊魂
遙憐鴻隙陂穿路
尚想元和賊負恩
粉堞女牆都已盡
恍如陶侃夢天門

庖烟起處認孤村
天色清寒不見痕
車網湖邊梅濺淚

壺公祠畔月銷魂封疆盡是春秋國廟食多懷將相恩
試問李斯長歎後誰牽黃犬出東門

寄錢節

時節出為揚州從事新錄兼簡參寥

論月柴門不浪開命車良為故人来茫然極目春千里
尚想愁腸日九回綠水池邊聊復爾黃梁枕上信悠悠
何時共約參寥子自擷青菁作飯材

贈劉使君景文

落落衣冠八尺雄魚符新賜大河東穰苴兵法申司馬
曹植詩原出國風拈筆古心生篆刻引觴俠氣上雲空
石渠病客君應笑手校黃書兩鬢蓬

答龔深之

深巷茅簷日漸長卧看花鳥競朝陽惜無好事携罇酒

賴有鄰家振燭光尚友頗存書萬卷封侯正闕木千章
錯刀錦段相仍至小子都忘進取狂

次韻答裴仲謨

十年淮海間居草偶遣兒童次第成方愧貧家矜敝帚
忽蒙鄰壁借餘明文昌但願花前老張翰何須身後名
移病闔門參拜阻卧聽車馬去來聲

答魯存之

環堵蕭然汝水隈孤懷炯炯向誰開青春不覺書邊過
白髮無端鏡上來祭竈請鄰聊復爾賣刀買犢豈難哉
故人休說封侯事歸釣江天有舊臺

春日寓直有懷參寥

觚稜金爵自岧峩藏室春深更寂寥
捫風幽花歛露葉

岸巾高柳轉風條文書几上鬚髯變鞍馬塵中歲月銷
何日一筇江海上與君徐步看生潮

次韻裴仲謨和何先輩二首

聞說何郎操行端蕭然環堵若為安鳥啼花發阻携手
水遠山高空凭欄別後想多黃絹作春來尤厭惠文彈
兩章讀罷知高義貴賤交情自古難

汝南古郡寡參尋兀兀長如鶴在陰支枕星河橫醉後
入簾風絮報春深青山未落詩人手白髮誰知國士心
多謝名郎傳綠綺愧無佳句比南金

荅閻求仁謝參寥彦溫訪於墳所

老滯城西木半摧崑崙岡下路新開故人此地銜憂去
禪客他時問疾回聞為樹風增未感却因水鳥證西來

已謀寒食驅羸馬細聽清談動玉哀

次韻劉遜父以寧齋詩二軸作以還之

揚舲偶過海邊州一見名郎破百憂荀氏諸龍俱俊偉
河東小鳳最風流明珠白璧堪投報細草幽花入獻酬
別駕舊齋何足念文昌新府待公游

次韻何子溫

一星就起海隅傍縣弩前驅過射陽行見斯民無重困
坐令吾道有餘光簿書不礙詩人筆猿鳥常窺使者章
談笑自然群吏肅何須酒後次公狂

次韻宋履中近謁大慶退食館中

翠華初到殿中間三館諸儒共一班迎謁曉廷清蹕近
退穿春仗綵旛閑病來怕飲東西玉老去慚陪大小山

知續春明退朝錄借觀當奉一鴟還

與鄧慎思沐於啓聖遇李端叔

羸兵瘦馬犯黃塵自笑區區夢裏身不是對花能伏老
自緣無酒可澆春校書天祿陪群彥晞髮陽阿遇故人
三百六旬如此少更添香火坐逡巡

和程給事賢闈黎化去之什

風流雲散越王城珍重闈黎願力成不使鄧尼驚倒化
祇教白傅歎先行早因妙契窺曹洞竟以清芬繼肇生
廻首中庭旌騎散月華還可一方明

再賦流觴亭

仙山遊觀甲寰瀛不比人間日雨亭歌斷瑤池雲杳杳
酒行金谷水泠泠珠簾捲雨驚秋近羅襪凌波笑客醒
月下珮環聲更好應容揮麈伴公聽

燕觴亭

碧流如鏡羽觴飛夏木陰陰五月時清渭日長遊女困
武陵春去落花遲玉笙吹罷觥籌錯蜜炬燒殘簪珥遺
吳越風流公第一未如山簡習家池

會蓬萊閣

冠裳蓋坐灑清風軒外時聞韻籟龍人面春生紅玉液
銀盤烟覆紫駝峰天涵秋色山山共樹覺鄉思葉葉重
便欲買船江北去為懷明德更從容

次韻侍祠南郊

風馬雲車下九天郊柴初告帝心虔天如倚蓋臨壇上
星若連珠繞御前縹緲佩環參雅奏峩堦樓閣抱非烟

待臣舉酒欣相屬醉看參橫左右肩

與李端叔遊智海用前韻

點目誰能化兩龍超然相見古人風紅塵稍與僧家遠
白髮偏於我輩公休計浮名千載後且欣湯餅一杯同
何時並築邗溝上引水澆花半畝宮

和黃冕仲寄題延平冷風閣

冷風三伏是清秋雖有炎蒸不汝留滿地溪山歸藻井
有時絲管下滄洲快哉便得逍遙趣偶爾還成汗漫遊
誰謂發揮無妙手賦凌楚王有家丘

次韻謝李安上惠茶

故人早歲佩飛霞故遣長須致茗芽寒橐遽收諸品玉
千甌初試一團花著書懶復追鴻漸辨水時能效揚牙

從此道山春困少黃書剩校兩三家

次韻范純夫戲答李方叔饋筴兼簡鄧慎思

楚山冬笋斲寒空北客長嗟食不重秀色可憐刀切玉
清香不斷鼎烹龍論羹未愧尊千里入貢當隨傳一封
薄祿養親甘旨少蒲包時賴故人供

寄少儀弟

一隔音塵月屢遷忽收來問涕潸然栖遲冊府吾如昨
流落江村汝可憐夢裏漫成池草句愁來空誦棣華篇
早飛暫爾無多恨會有高風送上天

九月八日夜大風雨寄王定國

長年身外事都捐節物驚心一悵然正是山川秋入夢
可堪風雨夜連天桐稍撼撼增悽斷燈燼飛飛落小圓

前洗此情須痛飲明朝誠就酒中仙

林次中奉使契丹劉仲平出倅鄆州同舍十有六人飲餞于丁氏園次少逢韻二首

送次中諫議

鮮車百乘便龍庭路指金燕古北平祖帳列山修故事
行臺諸部奏新聲留犁撓酒知胡意尺牘移書示漢情
納節便應歸法從中途已報制書行

送平仲學士

須句別駕備儀刑陵谷初無見坦平七子建安推世藝
五經中秘擅家聲南宮參綴端如夢東觀分攜空復情
莫愛谿堂好風月早來龍尾道前行

淮海集卷之九

淮海集卷第十絕句

秦觀少游

寄孫傳師著作

上林池籞富春風十里宮青錯御紅應與少年修故事
誤隨遊轂柳花中

泗州東城晚望

渺渺孤城白水環舳舻人語夕霏間林梢一抹青如畫
應是淮流轉處山

戲雲龍山人二絕

芳草未應羞鴉鷓潛鱗終是畏提壺蔡經背上痕猶在
更念麻姑指爪無

選勝只携長脰鶴入廬還駕短轅車時人若問虛玄事

笑谷無過李老書

圓通院白衣閣

白衣閣外遶朱欄人在琉璃菡萏間誰把此花為刻漏
修行不放一時閑

無邊刹境一毫端同住澄清覺海間還是此花并此葉
壞空成住未曾閑

一根反本六根同古佛傳家有此風滿目紅蕖參翠蓋
不唯門裏獲圓通

照閣

彌猴鏡裏三身現龍女珠中萬象開未若此軒人散後
水光清泛月華來

睡足寮寄震鼎二弟

與物無營但欲眠客來從笑腹便便秋生淮海海如天
得句還應夢阿連

次韻參寥見別

爐香冉冉紆寒穗篝火熒熒擢夜芒預想江天回首處
雪風橫急鴈聲長

與倪老伯輝九曲池有懷元龍參寥

雲月娟娟淮海秋隋家池上共浮游可憐一段風流事
特欠支郎與子猷

春日五首

幅巾投曉入西園春動林塘物物鮮却憇小庭纔日出
海棠花發麝香眠

一夕輕雷落萬絲霽光浮瓦碧差差有情芍藥含春淚

無力薔薇卧曉枝

袂衣新著倦琴書散策池塘返照初翠碧黃鸝相續去

苻絲深處見遊魚

春禽葉底引圓吭臨罷黃庭日正長蒲院柳花寒食後

旋鑽新火爇爐香

金屋舊題煩乙子蜜脾新採賴蜂臣蜻蜓蛺蝶無情思

隨例顛忙一作過一春

秋日三首

相落邗溝積水清寒星無數傍舫明菰蒲深處疑無地

忽有人家笑語聲

月圓新碾淪花甕飲罷呼兒課楚詞風定小軒無落葉

青蟲相對吐秋絲

連卷雌蜺掛西樓逐雨追晴意未休安得萬粧相向舞

酒酣聊把作纏頭

次韻子由召伯埭見別三首

孤蓬短榜沂河流無賴寒侵紫綺裘召伯埭南春欲盡

為公重賦伴牢愁

子由詩云濛濛春雨濕邗溝篷底安眠晝擁裘知有故人家在此速將

青熒燈火照深更逐客舟航冷似冰到處故應山作主

隨方還有月為朋

子由詩云筆端大字鴨樓壁袖裏新詩句琢冰送我扁舟六十里未嫌

冠蓋紛紛不我謀掩關聊與古人遊會須匹馬淮西去

雲巘風溪遂所求

子由詩云廬山得縱遊便欲携君將船去念君無罪去

何求

還自廣陵四首

薄茶便當烏程酒短艇聊充下澤車墳墓去家無百里
往來仍不廢觀書

南北悠悠三十年謝公遺堞故依然欲論舊事無人共
卧聽鍾魚古寺邊

邗溝繚繞上雲空坐阻層冰不得通賴有東風可人意
為開明鏡玉奩中

天寒水鳥自相依十百為群戲落暉過盡行人都不起
忽聞水響一齊飛

元日立春三絕

此度春非草草回美人休着剪刀催直須殘臘十分盡
始共新年一併來

發春獻歲偶然同新曆觀天最有功頭上兩般幡勝影
一時飛入酒杯中

攝提東直斗杓寒驟覺中原氣象寬天為兩宮同號令
不教春歲各開端

次韻宋履中題李侯檀欒亭

陰陰數畝籜龍稠亭外危通一徑幽頗似竹林當日集
酒狂莫笑阮陳留

春日偶題呈上尚書丈丈

三年京國鬢如絲又見新花發故枝日典春衣非為酒
家貧食粥已多時

觀辱戶部錢尚書和詩餉祿米再成二章上謝

本欲先生一解頤頓煩分米慰長飢客無貴賤皆蔬飯

惟有意親食肉糜
夢裏光陰挽不回
掩關獨坐萬緣灰
偶因問訊維摩病
香積天中施飯來

擬題織錦圖

悲風鳴葉秋宵冷
寒絲縈手淚殘粧
微燭窺人愁斷腸
機翻雲錦妙成章

晚出左掖

金爵觚稜轉夕暉
翩翩宮葉墮秋衣
出門塵障如黃霧
始覺身從天上歸

次韻蔡子駿瓊花

無雙亭上傳觴處
最惜人歸月上時
相見異鄉心欲絕
可憐花與月應知

處州水南庵二首

竹栢蕭森溪水南
道人為作小圓庵
市區收罷魚豚稅
來與彌陀共一龕

此身分付一蒲團
靜對蕭蕭玉數竿
偶為老僧煎茗粥
自携脩綆汲清寬

三月晦日偶題

節物相催各自新
癡心兒女挽留春
芳菲歇去何須恨
夏木陰陰正可人

次韻東坡上元扈從三絕

赭黃織底望龍章
不斷惟聞蟻炬香
一片韶音歸複道
重瞳左右列英皇

端門魏闕鬱嶙峋
燈火成山輦路平
不待上林賜首嘽

教坊先已進新聲
伏下番裏各一群
機泉如雨自續紛
細看春宴不旁邊
吏却是茅家大小君

淮海集卷之十一

淮海集卷之十一

秦觀少游

四絕

此贈道流蓋有四時
意疎者失其序耳

陰風一夜攪青冥
風定霏霏霰雪零
遙想玉真清境上
白虛光裏誦黃庭

其四

夜深樓上撥書眠
天在欄干四角邊
風拂亂雲毫髮盡
獨留璧月向人圓

其二

天風吹月入欄干
鳥鵲無聲子夜闌
織女明星來枕上
了知身不在人間

其三

本是匡山種杏人
出山來事碧虛君
上清欲問因何事
請看先山十丈文

其一

奉別牛司理

堂堂先德擅才名詞賦高凌墨客卿之子妙齡初筮仕
好修文史繼家聲

送酒與泗州太守張朝請

莫笑杭州別駕村昔曾柱下數承恩而今雖是江湖吏
猶有當時七字尊

題柳陽道中一古寺壁二絕

門掩荒寒僧未歸蕭蕭庭菊兩三枝行人到此無腸斷
問爾黃花知不知
哀歌巫女隔祠叢飢鼠相追壞壁中北客念家渾不睡
荒山一夜雨吹風

又別牛司理

半年淹郵越溪濱好愛如君只數人解手莫令書信斷

故園桑梓幸相鄰

和工部侍郎新章

薨棟相連數畝中出門遙見大明宮朝元雖共浮丘伯
煮茗還同桑苧翁

題金華山寺壁

鸞鶴同為汗漫游天風吹散下滄洲金華有路通元氣
水繞高寒不斷流

次韻出省馬上有懷蔣穎叔

新淬魚腸玉似泥將軍唾手取河西偏裨萬戶封龍額
部曲千金賜裹蹄

制詔行闈降紫泥簪花且醉玉東西羗人誰謂多籌策

止有黔驢技一蹄

唱首云

春雪京城一尺泥並鞍還
憶蔣征西碧幢紅旆出關去一路東

風送馬蹄不論埃塗與塗泥封印還家日
已西豈比元戎碧油下豨豨統帳馬千蹄

元祐三年余被召至京師從翰林蘇先生過興國
浴室院始識汶師後二年復來閱諸公詩因次韻
聊移小榻就風廊卧久衣巾帶佛香白髮道人還省記
前年引去病賢良

客有遺予以假山石盆池者聞陳元發有石菖蒲
作此詩乞之

瑟瑟風漪心為清更窺菖萃眼增明可憐一片江山樣
只欠菖蒲十數莖

興國浴室院獨坐時兒子湛就試未出
蒲城車馬沒深泥院裏安閑總不知兒輩未來釣箔坐
長春花上雨如絲

題趙團練畫江干曉景四絕

本自江湖客宦游常苦心看君小平遠懷我舊登臨
鳥外雲峰晚沙頭草樹晴想初揮灑就侍女一齊驚
公子歌鍾裏何從識渺茫惟應斗帳夢曾到水雲鄉
曉浦烟籠樹春江水拍空煩君添小艇畫我作漁翁
夢中得此

寧浦書事六首

縞帶橫秋匣寒流烟暮堂風塵如未息持此奉君王
揮汗讀書不已人皆怪我何求我豈更求榮達日長聊
以銷憂

魚稻有如淮右溪山宛類江南自是遷臣多病非干此
地烟嵐

南土四時盡熱愁人日夜俱長安得此身作石一齊忘
了家鄉

洛邑太師奄謝龍川僕射云亡他日歸然獨在不知誰
似靈光

身與杖藜為二對月和影成三骨肉未知消息人生到
此何堪

寒暑更拚三十同歸滅盡無疑縱復玉關生入何殊死
葬蠻夷

題務中壁

醺頭春酒響潺潺墟下黃公寢正安夢入平陽舊池館
隔花螭口吐清寒

題法海平閣黎

寒食山州百鳥喧春風花雨暗川原因循移病依香火
寫得彌陀七萬言

留別平閣黎

緣盡山城且不歸此生相見了無期保持異日蓮花上
重說如今結社時

紹聖元年觀自國史編修官蒙恩除館閣校勘通判
杭州道貶處州管庫三年以不職罷將自青田以歸
因往山寺中修懺日書絕句於住僧房壁



淮海集卷之十二

序篇

秦觀 小游



臣聞春則倉庚鳴夏則蜩螗鳴秋則寒蟬鳴冬則雉鳴
 此數物者微眇矣然其候未至則寂寞而無聞既至則
 日夜鳴而不已何則陰陽之所鼓動四時之所感發氣
 變於外則情迫於中雖欲不鳴不可得也淮海小臣不
 聞廟堂之議帷幄之謀獨耳剽目采頗知當世利病之
 所以然者嘗欲輸肝膽效情素上書於北闕之下則又
 念身非諫官職非御史出位犯分重煩有司之誅隱忍
 逡巡而不敢發幸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使大臣任舉賢
 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將修祖宗故事而親策於庭

嗚呼此亦愚臣效鳴之秋也輒忘踈賤條其意之所欲
言者為三十篇以獻惟陛下財擇焉其目曰以意寓言
以言寓文示變化之所終始使天下曉然知之作國論
瑟不鳴二十五絃各以其數應鼓不運三十幅各以其
力旋默則治語靜則制動作主術急不極則緩不生緩
不極則急不成一儼一起如環無端作治勢二篇以地
為險山川是資以兵為險不厭通達作安都自信者不
避嫌自許者不求合倚而容之績乃可底作任臣二篇
衆賢聚於本朝數人之所不利巧為詆誣以幻群聽作
朋黨二篇鳥有鳳魚有鯤超絕之材宜見闕畧作人材
楊墨基路孟氏所攘申商岨與莫或汝過作法律二篇
得與失為鄰利與害同門非至精莫之能分作論議二
篇爵祿者所以勵世歷範料條品目其可不悉作官制
二篇善治水者以四海為壑善治財者以天地為資國
之大計於是乎在作財用二篇料敵之虛實若別牛馬
應變之倉卒如數一二非有道之士不能作將帥以寡
覆衆來如風雨去如絕絃作奇兵美言可以市三寸之
舌勝百萬之師作辨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匪龜匪鏡
其能勿失作謀主心不治則神擾氣不養則精喪治心
養氣四術自得作兵法愚民弄兵依阻山谷銷亡不時
或為大釁作盜賊三篇党項微種盜我靈武逾八十年
天誅不迄作邊防三篇東西為緯南北為經織者就綜
而文成其詳在彼其略在此作序篇

國論

臣聞古之人君以其祖考之志而升黜人材弛張法度者多矣太上忘言其次有言其下不及言何則昔舜舉十六相去四凶肇十有二州皆堯志也而精誠所動神化所移不待告之以言而天下曉然固已心知其本末此所謂太上忘言者也盤庚之遷亳武王之伐商所以從先王之業承文考之志也而浮言橫議二三不一至以其遷伐之意託於詞令丁寧而告于庭委曲而誓諸野然後民始悅然而服從此所謂其次有言也秦孝公用商君之說變法令易風俗所以修繆公之業成獻公之志也然未嘗以其變法之意告民疑而不服則痛法以繩之此所謂其下不及言者也夫秦之不及言固無足道而舜之忘言又不可以遽及然則後世人君有以祖考之命而升黜人材弛張法度者安得不法盤庚武王之有言哉陛下即位以來圖任元老眷禮名儒屏棄姦臣投竄刻吏所以照臨海內甚盛罷青苗之使廢市易之司削保甲之條利免役之令至於摘山煮海治鑄之事他日吏緣以為姦者臨遣信臣更定其法所以加惠元元甚厚臣竊聞之凡此大功數十淹速輕重雖出於聖母之裁成其大槩則皆先帝之末命也然大道之行小人所不利或作為詆欺之言悖亂群聽以為先帝之道陛下當終身奉以周旋而數年之間遽聽一二人臣更張幾盡異乎所謂父作之子述之者矣自非明智不惑之士往往聞其說而疑之嗚呼此殆陛下不法盤庚武王有言之過也夫子之事父其生也眷志為大養

口體次之其歿也繼志爲大述事次之知述事而不知繼志猶養口體而不養志也非所以爲達孝秦皇漢武皆以蓋世之氣闢闔宇宙之材并吞諸侯攘却胡粵若以功業言之則始皇之英偉傑特又非武帝之可比也然而萬世之下號始皇爲暴主稱武帝爲賢君秦祚遽傾漢基益大者何哉二世不變始皇之事孝昭能改武帝之法故也向使先帝晚年於人材法度初無升黜之心弛張之意陛下適當繼其志不述其事又况親承於末命乎臣願陛下且以意作爲明詔丁寧反覆如古訓詰誓命之文布告天下咸使聞之則小人雖有詆欺之言不能以疑衆矣歟後被之於詩章傳示無窮以明德意使後世皆知成先帝之功者陛下也豈不休哉

主術

臣聞人主之術無他其要在乎能任政事之臣與議論之臣而已政事之臣者宰相執政和陰陽萬物宰相制百辟鎮撫四夷與天子經綸於帷幄之中者也議論之臣者諫官御史學術知古始器識通世務奮不顧身與天子辨曲直爭是非者也今天下之事有執政之臣以行之有議論之臣以言之則人主可以弁冕端委而無所事不然則雖擊精神竭筋力以夜繼日猶無益也臣請以用人一事明之士大夫以名列於仕版者蓋以萬計有智者有愚者有賢者有不肖者若智與賢則功利之所從興也愚與不肖則罪害之所從起也夫人主以一身之思慮一耳目之聰明而當天下功罪利害之機非

有政事之臣則百官之進退柰何而不亂也然人之難知又矣實愚而似智實智而似愚者有之實賢而似不肖實不肖而似賢者有之申以覲踈之異重以好惡之偏夫以天下之智愚賢不肖而付之於二三大臣之手非有議論之臣則進退當否柰何而知之也雖然政事之臣者人主之股肱議論之臣者人主之耳目任政事之臣而忽諫官略御史猶股肱便利而耳目盲聵也任議論之臣而輕宰相薄執政猶耳目聰明而股肱折也要之二者不可偏勝使之適平而已漢成帝用王鳳為大將軍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京兆尹王章言之為鳳所陷罪至大逆故陽朔之後天下以言為諱唐明皇用李林甫為相十有九年顯政用事補闕

杜進上書斥為下邳令田是諫諍路絕此則任政事之臣太勝也漢武帝擢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之徒於左右朝廷有政事輒令助等與大臣辨論大臣數絀唐德宗晚年宰相唯奉行詔書所與圖事者李齊運裴延齡韋渠牟而已此則任議論之臣太勝也臣聞仁祖時天下之事一切委之執政群臣無得預者除授或不當雖貴戚近屬皆從中出輒為固執不行一旦諫官列其罪御史數其失雖元老名儒上所眷禮者亦稱病而賜罷政事之臣得以舉其職議論之臣得以行其言兩者之勢適平是以治功之隆過越漢唐與成康相先後蓋繇此也陛下即位以來圖任老成屬以事屢下明詔使中外大臣舉諫官薦御史保任骨鯁以

備獻納之科可謂得人主之要術矣願鑒漢唐之弊專取法於仁祖常使兩者之勢適平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勝則陛下可以弁冕端委而無事矣

治勢上

臣聞御天下之術必審天下之勢不審其勢而已信臆決行其所謂道守其所謂法則雖有剛嚴果斷之材或失而為刻深慈惠惻隱之意或壞而為姑息何則設之不當也夫聖主之於天下豈嘗有意用術哉天下有疆勢吾則有寬術天下有弱勢吾則有猛術非疆非弱天下無勢非寬非猛吾亦無術蓋無勢者天下之常勢而無術者天下之至術也雖然御疆勢者必以寬而疆之弊實生於寬御弱勢者必以猛而弱之弊實生於猛何

則昔漢之文景承高祖開創之後接呂氏喋血之餘除誹謗去肉刑減笞法定箠令可謂寬矣而諸侯逆命夷狄侵邊孝武不勝其憤力攘匈奴誅兩粵夫臣相繼而入獄二千石連頸而伏誅巫蠱之禍至於夫婦父子之間而不相保由是言之豈非強之弊實生於寬耶昔唐肅宗器本刻深以刑名自喜安史之亂來歸者戮於獨柳之下待罪者斃於縲紲之中可謂猛矣而慶緒存興思明復起代宗深鑒其事舍協從之罪緩汚染之誅至於封豕長蛇無所懲艾忠臣義士切齒不平王室陵夷之漸蓋基於此由是言之豈非弱之弊實生於猛耶是故救強之弊必於崇寬之時救弱之弊必於尚猛之日夫強弱之相乘寬猛之相代猶東之有西晝之有夜理

之所必至事之所固然也顧昧者不知耳昔陵陽嚴訥
將去潁川謂掾史曰我以柔弱召必選剛猛代到將有
僵仆者矣及何並至郡首治鍾威趙李李欵之獄果如
誦言以詡並觀之則天下之勢可以前百年而預定古
者刑罰世輕世重不為定論文王之時鬪市譏而不征
周公成王之時則鬪市有征矣至凶年然後施之推此
類而言則先王之法度大抵皆審天下之勢而為之者
也傳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
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夫傳所謂和者
則臣之所謂聖人之至術者歟

治勢下

臣聞祖宗之時天下新脫割據戰伐之禍天厭久亂僨
欲無為而又掃除煩苛之患足以深結海寓之心削平
僭偽之威足以逆折姦俠之氣當是時天下之勢如元
氣在乎混淪之中固莫得而名已逮嘉祐之後習安玩
治為日既久大臣以厚重剛高小臣以苟簡自便肉食
者鄙未能遠謀誰能無偷朝不及父故先皇即位之始
大講法度作而新之黷名實以興百辟攘夷狄以布威
靈有司奉行於中使者刺舉於外此真得所謂以猛政
救緩勢之術也元豐之後執事者矯枉過直矜鉤距以
為法術任惠文以取愉快上下迫脇民不堪命故陛下
即位之始黜鍛鍊之吏逐聚斂之臣登老成於散地擢
忠鯁於謫籍平寃獄振乏餒與天下休息此真得所謂
以寬政解急勢之術也而比日已來執事者又將矯枉

而過直矣何告訐詆欺之言率然敢陳而王體未嚴也
嚮背異同之見各自為守而國論未決也蠻夷猾夏寇
賊姦宄隱忍羈縻靡蕘其自罷而天誅未迄也推此言之
天下之緩急雖曰未見而固已胚渾於宜宜之中矣夫
致先帝之用猛術者嘉祐之緩勢也致陛下之用寬術
者元豐之急勢也今又矯枉過直則勢必復緩緩甚則
術又將出於猛矣猛術一用天下固已震動若再用緩
則安危之計未可知也何則天下之勢猶一人之身緩
而救之以猛猶閼鬲不通而涌泄之也其急而解之以
寬猶虛中暴下而補養之也補養至平則可以已矣平
而不已則又將至於閼鬲不通再加涌泄正氣必傷重
被猛術國本必伐故曰安危之計未可知也臣願陛下
過通慢之原杜懈弛之漸明詔內外一乎中和使天下
之緩勢不得而成緩勢不成則後世雖有猛得不可得
而用之

淮海集卷之十三 進策

安都

秦觀少游

臣聞世之議者皆以謂天下之形勢莫如雍其次莫如周至於梁則天下之衝而已非形勢之地也故漢唐定都皆在周雍至五季已來實始都梁本朝縱未能遠規長安蓋亦近卜於洛陽乎而安土重遷眷眷於開封之境非所以為萬世計也臣竊以為不然何則唐漢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也夫長安之地左殽函右隴蜀襟屏終南太華之山縈帶涇渭洪河之水地方數千里皆膏腴沃野卒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形勢便利下兵於諸侯如建瓴水四塞之國也故其地利守

自古號為天府開封地平四出諸道輻湊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無名山大川之限而汴蔡諸水參貫巾車錯轂蹄踵交道軸轆銜尾半里不絕四通五達之郊也故其地利戰自古號為戰場洛陽左瀍右澗表裏山河扼殺龜之隘阻成臯之險直伊闕之固廣袤六百里四面受敵以守則不如雍以戰則不如梁然雍得之可以為重自古號為天下之咽喉凡天下之形勢無過此三者也故彼蜀之成都吳之建業皆霸據一方之具而楚之彭城特盜賊之窟耳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所謂險者豈必山川丘陵之謂哉在天而不可升在人而不可奪則皆為險矣夫雍為天府梁為戰場周為天下之咽喉而臣以謂漢唐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者漢唐以地為險本朝以兵為險故也漢高祖曰吾以羽檄召天下兵莫有至者武帝曰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蓋漢踵秦事郡國皆道材官有變則以符檄發之京師惟有南北兩軍有期門羽林孤兒以備扈從唐分天下為十道置兵六百三十四府其在關中者惟二百六十有一府府兵廢始置神策為禁軍亦不過數萬人以此見唐漢之兵皆在外也故非都四塞之國則不足以制海內之命此所謂以地為險者也本朝懲五季之弊舉天下之兵宿於京師名挂於籍者號百餘萬而衣食之給一毫已上皆仰縣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之於農也非都四通五達之郊則不足以養天

下之兵此所謂以兵為險者也夫以兵為險者不可以都周雍猶以地為險者不可以都梁也而昧者乃以梁不如周周不如雍嗚呼亦不達於時變矣夫大農之家連田阡陌積粟萬斛蕪陂池之利并林麓之饒則其居必卜於郊野大賈之室斂散金錢以逐什一之利出納百貨以收倍稱之息則其居必卜於市區何則所操之術殊則所托之地異也今梁據天下之衝歲漕東南六百萬斛以給軍倉猶恐不瞻矧欲襲漢唐之迹而都周雍之墟何異操大賈之術而欲託大農之地也由是言之彼周雍之地者漢唐之險耳本朝何賴焉

任臣上

臣聞明君之御臣也不致疑忠臣之事君也不避嫌疑

疑之事皆出於姦臣庸君度量狹隘心意頗僻不能以至誠相期而已古之人有自舉其身者有舉其子者有舉其弟者有舉其姪者有舉其內外之親舊者而其君不以為疑其臣不以為嫌者何哉以其所舉者當而已矣漢宣帝欲繫先零問誰可將者趙克國曰無如老臣者矣宣帝用之遂破先零此所謂自舉其身者也晉君問孰可為國尉祈奚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否不問子也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此所謂有舉其子者也李石當國薦弟福可任治人繇監察御史為戶部侍郎此所謂有舉其弟者也晉求文武良將謝安以其姪幼度應舉郗超聞而嘆曰安違衆舉親明也幼度不負舉才也果破苻堅於淝水之上此所謂有舉

其姪者也崔貽孫為相未踰年除吏八百莫不諧允德宗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耶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材行如不與聞何由得其實此所謂有舉其內外之親舊者也此數子者皆內有以自信外有以信於人仰無所愧俯無所怍其視身也與人等其視子弟親舊也與不相誰何者等故能立功於當年垂名於後世千載之下想見其風向使念瓜李之小嫌忘事君之大節匿名迹遠權勢心知其然而不敢發則與糞壤同朽耳尚何功名之立哉陛下即位以來委政於六七大臣其人自以曠世遭遇莫不悉心竭力知無不為言無不盡可謂千載一時之嘉會也而臣竊有所不然者未能去用親之嫌而已竒材異行實為時輩所

見推者一涉大臣之親則相顧繆悠莫敢接之以進幸而不顧進之則諫官御史之章相隨而至矣臣以為此風一成非聖朝之事也何則大臣之親嫌而不用則侍臣之親亦當嫌而不用引而下之至於臺省寺監之官推而廣之至於漕刑郡縣之吏其親者皆嫌而不用矣夫竒材異行不常有於天下幸而有焉又以親與嫌而棄之則是非得草萊巖穴之士終不用也昔西漢之韋氏平氏東漢之袁氏楊氏唐之韋杜蘇李陸蕭諸氏皆兄弟為三公父子為宰相盛者至與國相始終其間建功立業號為名臣者蓋不可勝數柰何專用草萊巖穴之士哉願詔中外之臣惟賢是進惟不肖是退而勿以用親為嫌諫官御史惟進退之當否是察而勿以親嫌

為劾則天下之奇材異行庶乎皆得而用也

任臣下

臣聞人主之於諫諍之臣非獨聽其言之難也取其大節而略其小過是為難矣夫骨鯁自信以身許國不為利害之所撓屈者所謂大節也材智之不周思慮之不密學術之不至聞聽之不審所謂小過也必有大節而無小過者然後得為諫諍之臣則窮年沒世不可得其人矣如或不然則與其無一時之小過孰若有終身之大節哉昔汲黯通經術則不如平津侯恢武功則不如大將軍明習法令則不如張湯文章儒雅則不如司馬相如謹厚自全則不如石慶術略橫出則不如主父偃然淮南王謀反惟憚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說平津侯

等如發蒙耳由是言之諫諍之臣其功在於正綱紀立風憲通上下之情使亂臣賊子顧憚而不敢發如此而已一舉之不當理一發之不中節曾何足以深咎耶陛下即位以來首下明詔使中外大臣保任諫官御史蓋克賦者百有餘人其見用者十數人耳選擇既精人頗自重皆毅然有伏節死誼之心興利除害甚於嗜慾攘擊姦惡如報私讐首尾數年之間遂成冠古之治雖神功聖化敏妙自然亦此曹獻替可否之力也然比者嘗以所言不效諫官御史接迹引去或遷他官或補外郡臺省為之一空臣愚踈遠不知朝廷之事切惟陛下何取之之難而去之之易也且人非著龜不無過誤顧其設心措意何如耳昔漢酈食其有撓楚之非唐魏鄭公

有縱薛延陀之過本朝趙中令有遣趙保忠之失此三人者皆天下之豪傑一時之名臣也猶有非繆過失如此又况不及於三人者乎臣願陛下鑒師古始追御來今重諫官之進退慎御史之升黜取其大節而略其小過使天下之士得以盡忠畢力於前則神功聖化又將有新於此矣或謂臣曰古者諫諍之臣職於廣聰明除壅蔽成德業而已後世狂夫小子狡猾不道之人或假其名以資盜竊其器以售姦如谷求者王鳳之客也而譏斥帷幄劉栖楚者李逢吉之黨也而額叩龍墀陽為剗拂之迹陰成附麗之謀以此言之小過其可略乎略其小過則成其大惡矣臣應之曰不然夫藥石所以瘡病也而致病者有矣然自古及今未有廢藥石者何哉以其所愈者衆所害者寡也諫諍之臣雖器有遠近才有脩短大抵搢紳之選也安可盡誣以谷求劉栖楚之徒歟就使有一二人焉則去其一二人者可也何至空臺省而逐之耶陸贄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為盛德嗚呼人主用諫諍之臣贄之論盡矣

朋黨上

臣聞朋黨者君子小人所不免也人主御群臣之術不務嫉朋黨務辨邪正而已邪正不辨而朋黨是嫉則君子小人必至於兩廢或至於兩存君子小人兩廢兩存

則小人卒得志而君子終受禍矣何則君子信道篤自知明不肯偷為一切之計小人投隙抵巇無所不至也臣請以易道與夫堯舜漢唐之事明之易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一陽之生則為復復者反本也三陽用事則為泰泰者亨通之時也而五陽之極則為夬夬者剛決柔也以此見君子之道必得其類然後能勝小人也一陰之生則為姤姤者柔遇剛也三陰用事則為否否者閉塞之時也而五陰之極則為剝剝者窮上反下也以此見小人之道亦必得其類然後能勝君子也陰陽相與消長而為慘舒為生殺君子小人相與勝負而為盛衰為治亂然皆以其類也臣故曰朋黨者君子小人所不免也堯之時有八元八凱十六族者君子之黨也又不免也堯之時有八元八凱十六族者君子之黨也又

有渾沌窮竒擣杙饕餮四凶族者小人之黨也舜之佐堯有大功二十者舉十六相去四凶而已不聞以其朋黨而兩廢之亦不聞以其朋黨而兩存之也臣故曰人主御群臣之術不務嫉朋黨務辨邪正而已東漢鉤黨之獄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蓋始於周福房植謂之甘陵南北部至於李膺陳蕃王暢張儉之徒遂有三君八顧八俊八及八厨之號人主不復察其邪正惟知震怒而已故曹節侯覽牢修朱竝得以始終表裏成其姦謀至於刑章討捕錮及五族死徒廢禁者六七百人卒不知修竝者乃節覽之黨也唐室之季朋黨相軋四十餘年搢紳之禍不解蓋始於李宗閔李德裕二人而已嫌怨既結各有植立根本牢甚互相傾擠牛僧孺李逢吉之

屬則宗閔之黨也李紳韋處厚之屬則德裕之黨也而逢吉之黨又有八閔十六子之名人主不復察其邪正惟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而其徒亦曰左右佩劍彼此相笑蓋言未知孰是也其後李訓鄭注用事欲以權市天下凡不附已者皆指以為二人之黨而遂去之至於人人駭慄連月雲晦卒不知訓注者實逢吉之黨也臣故曰邪正不辨而朋黨是嫉則君子小人必至於兩廢或至於兩存君子與小人兩廢兩存則小人卒得志君子終受禍矣

朋黨下

臣聞陛下即位以來虛懷又席博採公論悉引天下名士與之經綸至有去散地而執鈞衡起謫籍而參侍從者雖古版築飯牛之遇不過如此而已君子得時則其類自至數年之間衆賢彈冠相繼而起聚於本朝夫衆賢聚於本朝小人之所深不利也是以日夜恟恟作為無當不根眩惑誣罔之計而朋黨之議起焉臣聞比日以來此風尤甚漸不可長自執政從官臺閣省寺之臣凡被進用者輒為小人一切指以為黨又至於三君八額八俊八及八厨之名八關十六子之號巧為標榜公肆詆欺一人名之於前萬人實之於後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人不靜也然則其可以不察歟臣聞慶曆中仁祖銳於求治始用韓琦富弼范仲淹以為執政從官又擢尹洙歐陽脩余靖蔡襄之徒列於臺閣小人不勝其憤遂以朋黨之議陷之琦弼仲

淹等果皆罷去是時天下義士扼腕切齒髮上衝冠而小人至於舉酒相屬以為一網盡矣賴天子明聖察見其事琦弼仲淹等旋被召擢復蒙器使遂得成其功名今所謂元老大儒杜稷之臣想望風采而不可見者皆當時所謂黨人者也向使仁祖但惡朋黨之名不求邪正之實赫然震怒斥而不反則彼數人者皆為黨人而死耳尚使後世想望風采而不可見耶今日之勢蓋亦無異於此臣願陛下觀易道消長之理稽帝虞廢舉之事鑒漢唐審聽之失法仁祖察見之明杜媒孽之端窒中傷之隙求賢益急用賢益堅而信賢益篤使姦邪情得而無所售其謀譏佞氣索而無所啓其口則今之所謂黨人者後世必為元老大儒杜稷之臣者矣十三卷終

淮海集卷之十四

進策

人材

秦觀 少游

臣聞天下之材有成材者有奇材者有散材者有不材者器識閎而風節勵問學博而治行純通當世之務明道德之歸此成材者也經術藝文吏方將略有一卓然過人數等而不能飾小行矜小廉以自託於閭里此奇材者也隨群而入逐隊而趨既無善最之可記又無顯過之可繩攝空承乏取位而已此散材者也寡聞見暗機會乖物理昧人情執百有司之事無一施而可此不材者也古之人主於成材則付以大任而備責之於奇材則隨所長而器使之於散材則明賞罰而磨礪之於

不材則棄之而已四者各有所處然而奇材者尤人主所宜深惜者也蓋天下之人材不世出而散材者又不足以及任能事不材者適足以敗事而已是則任天下之能事者常取乎奇材而不深惜焉則將與不材同棄而曾散材之不如矣夫匠氏之於木也榱桷椽章易直而十圍者必以為明堂之棟路寢之楹七圍八圍者雖多節必以為高明之麗拱把而上者雖小橈必以為狙猿之杙稍脩則以為榱桷甚短則以為侏儒至於榱桷軸解亟沉而易蠹者然後以之爨也今有榱桷豫章於此七圍八圍拱把而上特以多節小橈之故遂并棄之豈不惜哉人主用天下之材亦何以異於此今國家之人材可謂富矣養之以學校而取之以貢舉名在仕版者無慮數萬然一旦有事則常若乏人何哉以臣觀之未能深惜天下之奇材故也蓋不深惜天下之奇材則用之或違其長取之將責其備雖有嶽嶽歷落穎脫絕倫之士執事者始以名聞未及試之而媒孽其短者固已圍視而起矣夫奇材多自重又不材者之所甚嫉也以自重之勢而被甚嫉之毀其求免也豈不難哉一旦有事而常若乏人其勢之使然無足恠也昔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裨謀能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黃霸為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人固有所長亦有所短也臯陶暗而為大理天下無虛刑師曠瞽而為太宰晉國無亂政賢如蕭何而有市田請地之汙直如汲黯而有褊心忿罵之鄙文如長卿而有臨邛

滌器之陋將如韓信而有勝下蒲伏之辱吏如張敞而有便面拊馬之事此數子者責其備則彼將老於耒相之旁死於大山龕巖之下耳人主豈得而用之陛下即位以來屢下明詔舉監官御史臺閣學校之臣刺史牧民之吏與夫可備十科之選者所得人材蓋不可勝數臣願陛下取其名實尤異者用之而不疑人情不能無小過非有顯惡犯大義所當免者宜一切置而不問以責異時之功則彼將輸瀝肝膽捐委軀命求報朝廷而不可得一旦有天下四夷之事何足患哉

法律上

臣竊觀唐虞以後有天下者安危榮辱之所從長久亟絕之所自無不出於其所任之術而所任之術大抵不

過詩書法律二端而已蓋純用詩書者三代也純用法律者秦也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為名實者漢唐也何以知其然耶夏商周之興也治教政令既本於道德之意而舟車器械亦出於義理之文其迹載於典謨訓告誓命之篇而其旨寓於國風雅頌之什當是時也聖賢之學著而百家之說熄帝王之制舉而霸者之事廢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故曰純用詩書者三代也魏文侯之師李悝論次諸國之法著為法經其徒商鞅用以相秦始作按司連坐告匿之法而輔以詆欺文致細微之事晚節末路至於焚書坑儒偶語者棄市以是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故曰純用法律者秦也漢自高祖納陸賈之言命為新語用叔孫通之說

而使定禮儀可謂知所取矣而以三章之約不足禦姦
於是蕭何攜摭秦法作律九章而張湯趙禹之徒又為
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唐自太宗詘封倫秦漢之論
用魏公帝王之謀可謂知取舍矣而朝廷郡縣百官有
司所以朝夕從事者一出於律令格式之文故曰詩書
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為名實者漢唐也惟其
純用詩書故三代享國安榮而歷年長久惟其純用法
律故秦危辱而亟絕惟其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
本末遞為名實故漢唐之有天下雖號長久而安榮之
日少危辱之日多僅免亟絕而已蓋詩書者所以崇德
其事皆孝弟忠信人之所欲者也而安榮長久之所
欲者也而法律所以制姦其事皆鞭笞斬艾人之所惡
者以報所惡之讎者也以所惡之術報所惡之讎亦其
理之然哉賈生曰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
如刑罰人主胡不引商周秦事以觀之也嗚呼若賈生
者可謂知治體矣

法律下

臣聞古今異勢不可同日而語以今天下而欲純用詩
書盡去法律則是腐儒不通之論也要使詩書不為法
律所勝而已祖宗之時二端雖號並行而士大夫頗自
愛重以經術為職文藝相推間有喜刑名精察牘者則
衆指以為俗吏而耻與之言近世則不然士大夫急於
功利不師古始相與習者莫非柱後惠文之事父教其
子兄詔其弟以為速化之術無以過此間有引古義決

海集 卷之十四
媿疑則掩口而笑曰此老生之常談耳何所用於今哉
嗚呼此風一成非天下之福也蓋昔者以詩書為本法
律為末而近世以法律為實詩書為名臣以天下之大
弊君子所宜奮不顧身而救之者無甚於此何則廢詩
書而從法律則是舉天下而入於申韓之術也揚子曰
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夫不仁者三代之所以失天下
也君子救之其可以緩耶臣嘗思之其所以然者無他
始於試法而已朝廷試士以法者欲其習為吏也而假
之太優擢之太峻至於黃綬中選數歲之間持斧仗節
領一道之權任二千石之重而制策進士留滯於州縣
之官有十年而不得調者嗚呼欲士大夫之不廢詩書
而從法律也豈可得乎且法吏之與儒臣所聞異趣所

見異塗猶方圓曲直之不相入也昔匈奴渾邪王降漢
長安賈人與市者當坐死五百餘人而汲黯固爭以為
不可若使法吏言之則必以為闡出財物矣密人有告
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而卓茂折之以禮以為汝能高
飛遠走不在人間乎若使法吏言之則以為受所監臨
矣朱博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柰生
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陳說之今
天下所以未受其禍者以異時制策進士所得之臣有
如汲黯卓茂者在也十數年之後耆老大臣相繼得謝
而試法所得之吏有如朱博者當軸而處中焉則君子
雖欲奮不顧身以救之亦無及已臣以為縱未能盡罷
其士宜稍變革以抑其風使吏非有出身毋得試法其

餘出仕換官之類可一切試以經術藝文要令天下皆知法律之不如詩書也則申韓之禍熄矣

論議上

臣竊聞役法之議不決久矣有司閱四方之牘眩蠹起之說牽制優游相視而不斷者二年于茲雖稍復筆削著為一切之令取濟晷月卒未有確然定論可以厭服人清傳萬世不弊者也其所以然者無他焉士大夫據偏守獨各有系吝不能以至公為心故耳何則夫所謂役法者其科條品目雖曲折不同大抵不過差免二法而已差役之法雖曰迭任府史胥徒之士率數年而一更然而捕盜者奔命不遑主藏者備償無筭困倉竭於飛輓資產破於廚傳執事者患其弊也於是變而為免

役之法雖曰歲使中外之民悉輸餽直以免其身然而平估至於室廬檢括及於車馬裒多以為寬剩厚積以為封椿則其弊又有甚於差役者矣蓋差役之法不弊則免役之法不作免役之法不弊則今日之議不興然而士大夫進用於嘉祐之前者則以差為是而免為非進用於熙寧之後者則以免為得而差為失私意既搖於中公議遂移於外嗚呼豈特二年而無定論哉雖十年而無定論不足恠也昔唐室賦役之法有租庸調者最為近古自開元之後版圖既隳丁口田畝皆失其寔法以大弊故楊炎變之以為兩稅之法已而盜起兵興征求無節法又大弊故陸贄以七事者力詆其非然而終唐之世不復改也夫唐之諸臣豈不知兩稅為非古

租庸調為近古哉蓋以晚節末路俱為弊法以此易彼寔無益也今差役免役之法蓋類於此然則何為而可耶臣聞楚人有第二區者其甲則長子之所築也其乙則少子之所築也規摹不同而歲久皆弊其父謀所止二子各請止其所建之廬至數日不決有鄰人告之禦昔少君以甲第壞其於乙以舍族人今乙第又壞而長官復欲徙之於甲是以壞易壞非計之得也何不合一第可用之材別營一區而棄其腐橈者乎父以為然其論遂定今陛下以役法之議付於嘉祐熙寧之臣何異楚人之謀於二子也蓋亦質諸鄰人之論哉陛下若以臣言為然願詔有司無牽於故新之論毋必於差免之名悉取二法之可用於今者別為一書謂之元祐

役法則嘉祐熙寧之臣皆默然而心服矣若夫酌民情之利病因五方之所宜條去取之科列輕重之目此則有司之事臣所不能知之亦猶楚人之第其材可棄其材可留皆當付之匠氏不可問諸鄰人也傳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姜姬無棄蕉萃唯陛下擇焉

論議下

臣聞世之議貢舉者大率有三焉務華藻者以窮經為迂闊尚義理者以綴文為輕浮好為高世之論者則又以經術文辭皆言而已矣未嘗以為德行德行者道也是三者各有所見而不能相通臣請原其本末而備論之則貢舉之議決矣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動當周旋進退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

賢不自而觀盛衰焉其後聘問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
逸於布衣於是賢人失志之賦興屈原離騷之詞作矣
此文詞之習所由起也及其衰也彫篆相夸組繪相侈
苟以譁世取寵而不適於用故孝武好神仙相如作大
人賦以風其上乃飄飄然有凌雲之志此文辭之弊也
昔孔子患易道之不明乃作彖象繫辭文言說序雜卦
十篇以發天人之奧而左氏亦以春秋之法弟子傳失
其直於是論本事作傳以記善惡之實此經術之學所
由起也及其衰也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故漢
儒之陋有曰秦近君能記說堯典一字至十餘萬言但
說若稽古猶三萬言也此經術之弊也古者民有恭敏
任恤者則問胥書之孝悌睦婣有學者則族師書之有

德行道藝者則黨正書之而又攷之於州長與之於鄉
老夫夫而論之於司徒樂亦正司馬所謂秀選進造
之士者是也然後官而爵祿之此德行之選所由起也
及其衰也鄉舉里選之法亡郡國孝廉之科設而山林
遺逸之聘興於是矯言偽行之人弊車羸馬竄伏巖穴
以幸上之爵祿故東漢之士有廬墓而生之唐室之季
或號嵩少為仕途捷徑此德行之弊也是三者莫不有
弊而晚節末路文辭特甚焉蓋學屈宋而不至者為賈
馬班楊學賈馬班楊而不至者為鄴中七子學鄴中七
子而不至者為謝靈運沈休文之撰四聲譜也自謂靈
均以來此秘未觀武帝惟不好焉而隋唐因之遂以設
科取士謂之聲律於是敦朴根柢之學或以不合而罷

去靡曼剽奪之伎或以中程而見收自非豪傑不待文
王而興者往往溺於其間此楊綰李德裕之徒所為切
齒者也熙寧中朝廷深鑒其失始詔有司削去詩賦而
易以經義使學者得以盡心於六藝之文其意信美矣
然士或苟於所習不能博物洽聞以稱朝廷之意至於
歷世治亂興衰之迹例以為祭終之芻狗雨後之士龍
而莫之省焉此何異斥桑間濮上之曲而奏以舉動勸
力之歌雖華質不同其非正音一也傳曰梁麗可以衝
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驪騮馳騏驎一日而馳千里
捕鼠則不如狸狴言殊技也鳴鴉夜撮蚤察毫末晝出
噴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今欲去經術而復詩賦近
乎棄本而趨末并為一科則幾於取人而求備為今計
者莫若以文詞經術德行各自為科以籠天下之士則
性各盡其方技各盡其能器各致其用而英俊豪傑庶
乎其無遺矣

淮海集卷之十五

官制上

秦觀 少游

臣聞王者用人之要術惟資望而已歲月有等功勞有
差天下莫得躡而進者謂之資行能術業卓然高妙為
世所推者謂之望用人以資而已則盛德尊行魁奇雋
偉之人或拘格而遘回如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楊子雲
位不過侍郎之類是也用人以望而已則狂繆之流矯
亢之士或以虛名而進拔如晉用王衍唐用房琯之類
是也古之善用人者不然以資待天下有常之士以望
待天下非常之材使二者各有所得足以相推而不足
以相礙故自一命以至九命自受職以至作牧非有功

不遷非有缺不補而天下不以為淹或舉於耕或舉於版築或舉於屠釣加之士民之上委以將相之權而天下不以為驟何者資之所當然望之所宜爾也國家以寄祿格為有定之制而以職事官為不次之選於先王用資望之術可謂得其意矣然臣愚猶以為未者太必於用資太不必於用望也何則夫郡守者民之師帥天子所與共理者也衣冠而坐堂皇之上則賓客造謁於前掾屬趨走於下政教賞罰軍旅之事一皆聽其可否所為是則千里蒙其賜所為非則數十萬人受其害可謂天下之重任矣今將相大臣自朝廷而出者不過為郡守而仕嘗再為通判者苟無大惡顯過有保任人亦必至於郡守是將相大臣與保任嘗再為通判者相去

無幾耳夫賢者能使所居官重不肖者反之今二千石所以不至尊重難居者非特法令使然亦其人材之所致也豈非所謂太必於用資乎館閣者圖書之府長育英材之地也從官於此乎次補執政於此乎遷升故士非學術藝文屹然為一時之望者莫得而居之可謂天下之妙選矣今中材凡吏一為大臣之所論薦則皆得居其位嘗有金穀之職兵刑之勞則皆得假其名嗚呼比歲已來校書正字之職龍圖集賢之號何其紛紛也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此不幾於以名器而假諸人乎臣所謂太不必於用望者此也昔漢制郡守入為三公學者以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言其清秘常人所不能到也願下明詔應中州已上非更臺省寺

監漕刑之任者不得為郡守慎惜館閣之除以待文學之士則用人之術庶乎其盡矣

官制下

臣聞國家次五代一切之制百官稱號最為雜揉名存而器不設文具而實不應所謂臺省寺監者朝廷之官也而其汎及於州縣筦庫之吏其濫至於浮屠黃冠之師乖違之條爽繆之目至不可勝數先皇帝惻然憫之始詔有司作寄祿格以易天下之官而歸之於臺省還之於寺監然後循名可知其器而緣實亦得其文可謂帝王之盛典矣然有所未盡者臣竊昧死而妄議焉向之則自正議大夫以上遷進太略自中散大夫以下清濁不分也夫遷進太略則大臣僥倖而其弊也至於無

以復加而法制亂清濁不分則小臣偷惰而其弊也至於莫為之寵而資望乖舊制侍郎至僕射凡十二遷其兼侍從之職者八遷九遷其任執政之官猶六遷也蓋侍郎以上皆天子之臣非多其等級則勢必至易極易極則國家慶賞將窒而不得行此制官之深意也今寄祿格則不然自正議大夫不問人之如何四遷而至特進故大臣為特進者遇朝廷有大慶賞則不得已而以司空之官予之夫司空者職事官也寄祿無以復加而予焉豈非所謂亂法制之甚歟舊制少卿之官率一秩而有四名太常光祿衛尉司農是也郎官員外率一秩而有八名如禮工祠屯主膳虞水之類是也京朝之官率一秩而有三名如太常祕書殿中諸丞是也蓋入仕

之門有制策進士明經諸科任子雜色之異歷官之途
有臺省寺監漕刑郡縣之殊非銖銖而較之色色而別
之則牛驥同皂賢不肖混殺而天下皆將汎汎然偷取
一切不復淬勵激昂以功名為已任此亦制官之深意
也今寄祿格則不然自中散大夫以下至承務郎秩為
一名而已故嘗任臺省之職或任漕刑之司者人心有
所不厭而莫為之寵則往往假以龍圖集賢之號夫龍
圖集賢之號所以待天下文學之士也而以諸吏莫為
之寵而假焉豈非乖資望之甚歟蓋爵祿者天下之砥
石聖人所以礪世磨鈍者也夫不為爵勸不為祿勉古
之人有行之者蒙毅是也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古之
人有行之者莊周是也今朝廷之臣皆得莊周蒙毅而
為之則爵祿之器雖不復設可矣如其不然則遷進太
略清濁不分之弊安得而不革哉晁錯曰爵者上之所
命出於口而無窮韓愈曰聖君所行即是故事自古豈
有定制也願詔有司以寄格再加論定稍放舊制自正
議大夫以上更增四秩之號自中散大夫以下秩之號
為三等之名如此則遷進頗詳而法制不亂清濁稍異
而資望不乖是亦先皇之志也惟陛下留神省察

財用上

臣聞先王之理財也若持衡然天下之財不使之偏歸
於公室亦不使之偏入於私家惟其適平而已故邦國
有以供祭祀奉養祿廩賜予之費而民有以給朝晡伏
臘冠婚喪祭之資其取民之制謂之什一什一者天下

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小桀大桀寡乎什一小貉大貉魯
哀公曰二吾猶不足桀之道也白圭以二十而取一貉
之道也推此言之則先王理財之意惟其適平而已自
什一之法壞天下之財始失其平其偏歸於公室也則
有鬻鹽沿鑄以管山海之饒權酒酤以漁井邑之利筭
舟車告緡錢以摧抑商賈造皮幣省耐金以侵牟封君
甚者至今吏坐列肆販物以來利焉其偏入於私家也
則有以農田而甲一州販脂而傾都邑賣漿而踰侈酒
削而鼎食貨脯而連騎馬醫而擊鍾甚者至累萬金而
不佐公家之急是以民常困於聚斂之吏而吏常嫉夫
兼并之民所謂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恠哉本朝至
和嘉祐之間承平百餘年矣天子以慈儉為寶貢賦經

常之外殆無一毫取諸民而歸第莫為限量衣食與
且靡有約束備物如意豪氣凌雲貨賄克盈侈心自動
於是太僕展鷹犬從從僮騎帶刀劍以武斷於鄉曲畢弋
漁獵殺伎之奉擬於侯王而一邑之財十五六入於私
家矣熙寧元豐之間大臣用事始作法度與時變通青
苗免後市易之利相次而作有司日夜手畫口說區處
於中使者旁午冠蓋相望奉行於外而言利之臣析秋
毫矣江淮則增煮海之息關蜀則倍捕山之贏青徐則
竭冶鑄之利其他希風旨效計數無名之取額外之求
蓋不可勝數而天下之財大半歸於公室矣陛下即位
之始深知其弊凡法度之不便於民者一切罷去吏嘗
以掊克進者相繼而黜數因赦令而弛逋負大出廩廩

以振乏絕於是公私之財滋向於平然爾有大弊者士大夫矯枉過直邈然以風裁自持不復肯言財利之事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而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以此見理財先食貨者帝王之要務所以安中國服四夷者也特不可使之偏入於公私耳今國家北有抗衡之虜西有假息之羗中有大河之費數萬之吏取給於水衡之錢百萬之兵仰食於太倉之粟公私窘急可為寒心此正人臣揚榷歛散以究虛盈以濟用度之秋也而耻言財用之事是晉人而已矣晉人王衍者口不言錢而指以為阿堵物臣竊笑之以為此乃姦人故為矯亢盜虛名於暗世也何則使頽閣言

錢不害為君子盜跖呼阿堵物豈免為小人哉晉人尚清談而廢實務大抵皆類此矣昔管仲道輕重之權范蠡計然否之策蕭何漕關中之粟財利之臣也東郭咸陽之鬻鹽孔僅之冶鑄桑洪羊之均輸亦財利之臣也士大夫言財利有如東郭咸陽孔僅桑洪羊所為也則不可有如管仲范蠡蕭何之所為也亦惡乎而不可哉

財用下

臣嘗以為君子理財之術莫若盡地力節浮費二者而已何則理財之要在乎原其所自有而為之道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風霆雨露之發生山林川澤之滋養財之所從出也不原其所自有不要其所從無切切焉從事於闔闞歛散之中則是賤丈夫爭錐刀之末耳豈君

子所謂理財者耶是故原其所自有而為之道則莫若
 盡地力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則莫若節浮費君子理
 財之術蓋無以易於此臣請為陛下遂言之夫理天下
 之財譬如治水增繕隄防決之於鄰國非治水之善也
 橫賦彊市取之於百姓非治財之善也善治水者以四
 海為壑善理財者以天地為資今天下之田稱沃衍者
 莫如吳越閩蜀其一畝所出視他州輒數倍彼閩蜀吳
 越者古揚州梁州之地也按禹貢揚州之田第九梁州
 之田第七是二州之田在九州之中等最為下而乃今
 以沃衍稱者何哉吳越閩蜀地狹人衆培糞灌溉之功
 至也夫以第七第九之田培糞灌溉之功至猶能倍他
 州之所出又况其上之數等乎以此言之今天下之田

地力未盡者亦多矣李悝曰治田勤則晦益三升不勤
 亦如之地方萬里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然趙過為
 代田一晦歲收常過縵田一斛以上善又倍之秦漢開
 鄭白渠既田四萬四千餘頃至唐大曆初兩渠所溉纔
 六千三百頃耳以代田鄭白渠事言之則治田之勤不
 勤何止晦有三升之損益也今二千石雖兼勸農之事
 而例為虛名莫有任其責者為今之計莫若詔天下州
 置勸農一司以守將為長聽於倅介之中自擇一人為
 副先籍境內定墾田與夫陂塘溝渠之數而周知其利
 害歲時出行諸郊召見耆老問以疾苦及所願欲而不
 得者為罷行之而罰其游惰不聽命者歲終部使者第
 其殿最以聞功效尤異者寵用之如此則天下之田皆

與閩蜀等而地力盡矣古者吉凶之服則一比共之祭器則一間共之喪器則一族共之吉凶禮樂之器則一鄉共之凡嫁子娶妻純帛無過五兩凶荒則又殺禮而多婚夫一鄉者五百家而五兩者五匹耳其用財可謂約也今則不然嫁子娶妻喪葬之費其約者錢數萬其豐者至數百萬中人之家一有吉凶之事則賣田疇鬻邸第舉倍稱之息猶弗能給然則今時吉凶之費絕長補短殆二十倍於古也財用安得而不竭乎周之太宰王之大臣也其職曰以九式均節財用漢之許劭魏之毛玠唐之楊綰人臣耳而能使一時士大夫心化其風損車馬毀池觀減錫馭散音樂以此見法制者雖盛世不可去而風化者雖衰世亦可行也今今雖有儀制之文毛舉數事不能委曲為今計者莫若自宗室外戚以至品官民庶之家宮室輿馬飲食衣服皆倣典禮而為之變數稍寬其制使可久行其冠婚喪祭之事則視歲上下而降殺之使諫官御史得以彈奏於中而漕刑守令得以舉劾於外敢不承者雖貴且親必罰無赦然後陛下崇節儉尚敦樸以為之率棄難得之貨却無用之器罷不急之務以為之先如此則天下淫侈之俗曠然一變而浮費節矣賈生曰今皆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傾嗚呼如賈生者可謂知理財之術矣

淮海集卷之十五

淮海集卷之十六

秦觀少游

進策

將帥

臣聞將帥之難其人久矣勢有疆弱任有久近敵有堅脆地有遠邇時有治亂而勝敗之機不繫焉惟其將而已矣昔智氏以韓魏三國之兵伐趙馬服君之子以四十萬之眾抗秦可謂強矣而潰於晉陽坑於長平廉頗率老弱之卒守邯鄲田單鳩創病之餘保即墨可謂弱矣而栗腹以摧騎劫以走是不在乎勢力之強弱也穰苴之用於齊拔於閭伍之中也一日斬莊賈晉師罷去燕師渡水而解韓信之擊趙非素拊循士大夫也背水一

戰而擒趙王歇斬成安君是不在乎任之久近也以周
瑜之望曹公不啻虎狼而吳兵捷於赤壁以元德之視
陸遜甚於雛鷺而蜀師衄於白帝是不在乎敵之堅脆
也東西異壤也而鄧艾以縋兵取成都南北異習也而
王鎮惡以舟師平關中是不在乎地之遠邇也夫以東
晉之衰而謝元得志於淝水開元之盛而哥舒翰失利
於潼關是不在乎時之治亂也故善將者勢無強弱任
無久近敵無堅脆地無遠邇時無治亂不用則已用之
無不勝焉故曰惟其將而已矣雖然有一軍之將有一
國之將有天下之將走及奔馬射中飛鳥攻堅城破強
敵所向無前此有勇之士一軍之將也出奇制勝無窮
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攻輒破擊輒服此有智之士一國
之將也福於己而禍於人則功有所不立利於今而害
於後則事有所不為功成事畢自視缺然無矜大之色
此有道之士天下之將也古者闔外之事將軍制之軍
中不聞天子之詔其委任責成如此非有道之士其可
以輕付之哉國家將帥可謂盛矣閱禮樂而敦詩書者
肩摩而轂擊縱橫剽悍稱智囊而號肉飛者至不可勝
計然驛騎有赤白囊至則廟堂之上為之紛然進止賞
罰皆從中決者何也豈以為將帥者皆智勇之人非有
道之士不可獨任故邪夫廟堂議邊事則王體不嚴將
帥之權輕則武功不立嗚呼可謂兩失之也臣以為西
北二邊宜各置統帥一人用大臣材兼文武可任天下
之將者為之凡有軍事惟以大義上聞進退賞罰盡付

其手得以便宜從事如此則雖有邊陲奇可以不煩廟堂之論而豪傑之材得以成其功矣

奇兵

臣聞萬物莫不有奇馬有騏驎犬有盧玄黃之奇也鷹隼將擊必匿其形虎擬而後動動而有獲禽獸之奇也天雄鳥喙董葛之毒奇於藥繁弱忘歸奇於弓矢鷓鴣莫邪奇於刀劍雲為山奇濤為海奇陰陽之氣怒為風交為電亂為霧薄而為雷激而為霆融散而為雨露凝結而為霜雪天地之奇也惟兵亦然嚴溝壘盛輜重傳檄而出計里而行剋期而戰此兵之正也提百一之士力扛鼎而射命中者緹山航海依叢薄而晝伏乘風雨而夜起恍焉如鬼之無迹忽焉如冰之無制此兵之奇也兵

之道莫難於用奇莫巧於用奇莫妙於用奇何以言之凡用奇之法必以正兵為主無正兵為主而用者謂之孤軍孤軍勝敗未可知也霍去病所將常選有大軍繼其後是以深入而未嘗困絕李陵提步卒五千轉鬪單于於漠北而無他將援之其擒宜矣故曰莫難於用奇夫材有勇怯技有精冗勇者克敵則怯者奮冗為敵破則精者却自然之勢也善將者擇其精勇以為奇悉其冗怯以為正奇兵雖少而以銳為正之勢正兵雖雜而以眾為奇之勢長短相補強弱相資則寡者亦為眾冗怯者亦為精勇也故曰莫巧於用奇昔岑彭泝鄱江而上以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而公孫述驚歸艾取陰平道下油江破綿竹徑薄成都而劉禪降孫處自江左浮大海直拚番

禹而盧循破李朔越交成戍殲張柴柵夜襲蔡州而吳元濟擒此數子者皆知謀足以料敵勇敢足以決勝故能乘變投隙而就其功名使敵雖有強將勁卒不得盡識其能而固已敗也故曰莫妙於用奇孫臁自解雜亂糾紛者不控捲救聞者不搏擊批亢擣虛形禁勢格則自為解耳則非失通陰陽之幾達萬物之變以得用奇之奧者何足以及此今夫屠者之解牛也經肯綮則以刃遇大軀則以斧至庖丁則不然批隙導窾游其刃於空虛而磔然已解矣奕者之鬪碁也諦分審布失其守者逐而攻之至奕秋則不然倒行而逆施用意於所爭之外而沛然已勝矣夫屠者奕鄙事也有奇技則無與抗者况於兵乎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然而天下之扭

於常而駭於變知所以合者多而悟所以勝者少也

辯七

臣聞兵之大槩我為主彼為客是守之而已彼為主我為客是攻之而已客主不分彼我相埒塗觀而卒遇是戰之而已此兵之常法也且事固有常法所不能辦者守則形不便攻則勢不利戰則氣不克當是時也雖有智勇無所用之獨可馳一介之使憑軾搏御喻以禍福而得志此軍中所以不可無辯士也然則所謂辯士者必以其具三德明五機而利口者不與焉蓋上知道德性命之原下達禮義形器之變旁通幽明時物之所宜者識也窘之而益出費之而益新掩之以卒而不亂壓之以重而不懾者才也經傳子史天星地志醫方卜筮

百家之書無所不涉而能謹守其宗者學也夫是之謂
三德俯而賀仰而吊聞者違懷心折骨驚手足俱廢其
名曰恐機道以令名贛以美利聞者悅懌陽氣浸淫上
滿大宅其名曰喜機訐過差而不貸觸忌諱而無疑聞
者忿然髮上衝冠目皆盡裂其名曰怒機旁刺其所悼
念逆鈞其所感傷聞者泣然涕下霑臆不復自勝其名
曰悲機發端兩指隙其說泛而不根其意圓而無主聞
者恣然如獲異物不知其名欲捨之而行則恐其寶也
欲取之而去則恐其恠也徒倚周章狐疑而不決其名
曰思機此五者天之所以命於人有觸之則殲然而發
莫能禦已夫是之謂五機蓋三德不具不足以立已五
機不明不足以移人故曰所謂辯士者必具三德明五
機而利口者不與焉昔蘇秦張儀犀首陳軫代厲之屬
嘗以辯名於世矣然三德不足而五機有餘故事求遂
而不問禮之得失功求成而不恤義之存亡偷合苟容
取濟一時而已此其所以為利口之雄而君子不道也
然後世之人見其如此遂以辯為縱橫之術諱問而耻
言之則所謂因咽而廢食也孔子曰賜能辯而不能訥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由此觀之孔孟之間
未嘗廢辯特貴夫時然後發不得已而後用爾古者列
國之大夫聘於塗者肩摩而轂擊兵之交則使在其間
若非辯士為之則安能專對而不辱於君命耶或曰戰
國之時無定勢無常形橫則秦帝縱則楚王故辯士足
以乘間而執其機自漢以來形勢異矣尚安所事辯乎

曰是不然人之生也有手足則知搏擊有心智則知思慮有口舌則知語言天下之亂常生於此三者然反而用之亦可已亂蓋搏擊為力思慮為謀語言為辯天下未嘗一日不用力與謀也何獨於辯而疑之昔酈會其使齊田橫以七十城下漢陸賈使南越尉它去黃屋而稱臣賈林致李抱直命而王武俊倒戈韓愈入鎮州而牛元翼出矣此後世用辯士之明效也天下不用兵則已矣如用兵辯士不可無也

謀主

臣聞兵家之所以取勝者非特將良而士卒勁也必有精深敏悟之士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者為之謀主焉古之人將有天下之事未嘗不先於謀故考訂卿士之議

參酌庶人之言所以謀之於明也拂龜端策所以謀之於幽也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夫謀者聖人所不能免也况於兵乎兵之道猶一人之身將者心也謀主者思慮也圖籍者臟腑也法制者脈絡也號令者聲音也旌旗鼓鐸者耳目也車騎步兵者四肢也心之統臟腑物脈絡出聲音用耳目後四肢也精以思慮則外不攘於人事內不寇於陰陽思焉而不精慮焉而不熟則飢飽勞佚之遇漫然而不知寒暑溫清之變宜然而不察冒犯水火嬰觸金石無所不至矣故心雖明臟腑雖安脈絡雖通聲音雖和耳目雖聰明四肢雖便利不可以無思慮將雖良圖籍雖具法制雖謹號令雖嚴旌旗鼓鐸雖脩

車騎步兵雖練不可以無謀主蓋將軍之於謀主也有
之者勝無之者敗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已
者勝嘗用矣而或棄者亦敗棄矣而或用者亦勝何以
知其然耶昔楚漢之強弱者不待較而知也而項氏乘
百戰之威身死東城劉氏以顛沛奔北之餘五載而成
帝業何哉漢有良平之屬為之謀楚有一范增而不能
用也故楊雄曰漢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楚傲群策而自
屈其力屈人者勝自屈者負此所謂有之者勝無之者
敗也昔陳餘捨李左車之計死泜水上韓信釋縛而師
事之遂收燕齊袁本初棄許攸之策攸奔曹公公跣而
迎之遂破冀州夫攸左車者豈欲負彼而忠此哉用舍
之勢然也此所謂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已

者勝也昔張綉以精卒追魏師賈詡以為不可已而果
敗既又請收散卒而攻之已而果勝夫詡之為綉謀一
也從違不同則勝敗異變可不察哉此所謂嘗用矣而
棄之者亦敗嘗棄矣而用之者亦勝也是以良將之待
謀主也致之以禮而不敢慢交之以誠而不敢欺結之
以恩而不敢厭遺其過差而略其缺失所與圖畫者雖
父子兄弟有不得而知焉古之人所以談笑而折衝履
息而銷釁者繇此道也後世則不然將受命之日士大
夫莫敢仰視而所謂幕府從事者往往皆闔茸取具之
人一旦敵傳於陣隍之下變發乎肘腋之間召而問之
五色已無主矣是豈有補於萬分之一哉臣病夫世之
論兵者止知重將帥之選急士卒之練講器械陸營之

淮海集 卷之十六
所宜究山川形勢之便而推風角鳥占之說至於謀主則未始一言及焉不知夫謀出者一軍勝敗之樞機也

淮海集卷之十六

淮海集卷之十七

秦觀 少游

進策

兵法

臣聞御兵者將而將所以御之者法兵不得將與無兵同將不知法與無將同蓋斷木為棋剝革為鞠亦皆有法况於帥無罪之人披堅執銳從事於萬死一生之地哉兵之有法猶人之有精神魂魄也精神失守魂魄喪而魄奪則雖有七尺之軀死無日矣何則所以使形者亡也故知兵有法正行無間不知而將是謂妄行古之論兵者多矣大率不過有四一曰權謀二曰形勢三曰陰陽四曰技巧然此四術者以道用之則為四勝不以道

用之則為四敗事同而功異不可不察也何以知其然耶昔孫臏伏萬弩於馬陵之下魏軍至而伏發龐涓死馬王恢伏車騎材官三十萬於馬邑之旁匈奴覺之而去恢以自殺此則用權謀之異也馬服君救閔與既遣秦間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遂破秦軍黃公追劉先主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敗於烏林此則用形勢之異也西伯將獵卜之曰獲霸王之輔果得太公望而克商漢武封諸將貳師昆吉因為將卒降匈奴此則用陰陽之異也申公巫臣教吳以車戰吳是以始通上國房瑄用車以抗祿山賊投芻而火之王師奔潰此則用技巧之異也豈非以道用之則為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為四敗雖然所謂道者何也治心養氣而已矣蓋心不搖於死生之變氣不奪於寵辱利害之交則四者之勝敗自然洞見如形影入於水鏡之中是兵法之大要也夫鏃金羽鶚以為矢傅膠合漆以為弓天下所同也而羿為善射服在箱驂在旁制以銜轡之利而加以鞭策之威天下之所同也而王良為善御是何也其所以用之者道也今世之學兵法者肩相摩袂相屬雖其精粗不同然率向之所謂四術而已至於治心養氣之道則以為書生之語而不與焉嗚呼是守其法而欲為羿王良也

盜賊上

臣聞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夷狄盜賊而已夷狄之害士大夫講

之詳論之孰矣至於盜賊之變則未嘗有言之者夫豈
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為不足懼也天下之禍嘗生於不
足恤昔秦既稱帝以為六國已亡海內無足復慮為秦
患者獨胡人耳於是修家情比築長城却匈奴七百餘
里然而陳勝吳廣之亂乃起於行伍奸邪之間由此言
之盜賊未嘗無也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
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駝轉輸不絕其人
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
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抄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
為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逐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
持挺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
方其群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携其心蓋非速戰

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携其心則急而變生
今夫虎之為物嘯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可
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穿旁置網罟撞以
利戟射以強弓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虵
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
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以驟而取者
以其急則入於窟穴而已故捕虵鼠之術必環其窟穴
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捶
可以制其命夷狄者虎也盜賊者虵鼠也虎不可以艾
薰而水注虵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盜賊與攘
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為難平而
不絕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與窮治是已夫患

莫大於招降禍莫深於窮治何則凡盜賊之起必有梟
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略不知計之所出則往
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
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饑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劫
而不失爵祿之榮由此言之是乃誘民以為亂也故曰
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既已伏其辜矣而刀筆之
吏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踈目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
迫脅之民見被污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錮金木
束手而受斃孰若遯逸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此言之是
驅民以為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且王者所以感服
天下者惠與威也仁及有罪則傷惠戮及不辜則損威
威惠兩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堯舜所不能也夏書

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惟新蓋渠魁盡
殺而不赦則足以奪姦雄之氣脅從汚染不治而許其
自新則足以安反側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生
之塗而投必死之地哉嗚呼先王已亂之道可謂至矣

盜賊中

臣聞自古盜之所以興皆出於仍歲水旱賦歛橫出徭
役數發故愚民為盜弄兵於山海險阻之間以為假息
之計自陛下即位以來輕徭後薄賦歛善氣既應年穀
胥孰是宜外戶不閉道不拾遺而郡縣之間枹鼓或驚
遊徼旁午未見休已者何也以臣思之蓋不任吏之弊
也夫任法不任吏為弊至多而於盜賊尤甚何則今盜
賊之法可謂密矣強盜得財滿匹及傷人者輒棄市殺

一家三人以上若支解人者論如律案問欲舉者得減重論殺併徒伴及告獲它盜者降除其罪為之囊橐通行飲食者從末減若文致於法而人心不厭者輒讞考之若此之類與夫捕獲亡逸賞罰之格凡數十條然皆畫一之制也夫民之所以為盜賊者其情不一或閭里惡少自負其氣椎埋鼓鑄不復齒於平人或驕兵惰卒窮苦無聊亡命嘯聚或執左道轉相誑惑以為徒黨或困於饑寒迫於逋負剽奪衣食以延一日之命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流輕舉妄動若此之類特盜賊之大情耳其間夤緣曲折可矜可疾者蓋不可勝數夫以畫一之法御不可勝數之情而吏莫敢為輕重則宜殺而生宜生而殺者有之矣吏果於生殺而不察其官前威惠

不行盜賊所以充斥也臣嘗觀古之能吏盜賊之課尤異者其術不過數端而已蓋有使吏民雜舉少年惡子鮮衣凶服之人悉籍記之一旦收捕納於虎穴中者尹賞之治長安也有明設購賞令相斬捕吏追胥有功而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張敞之治膠東也有耳目具知主名區處窮里空舍坐語未訖捕吏已至者趙廣漢之治京兆也有擇縣之豪傑用以為吏一旦竊發則移書詭責取辦其人者朱博之治渤海也有置正五長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不得舍者韓延壽之治潁川也省遣發之兵罷捕逐之吏單車獨行務以德化撫之而安之者龔遂之治瑯琊也此數子者可謂善治盜賊矣然以今日之法繩之則彼將皇恐救過之不暇尚何

功名之有哉何則非賊殺不辜則故縱反者也夫以龔
遂韓延壽張敞朱博趙廣漢賞為吏於今之時猶不
能最盜賊之課又可責於常人乎為今計者莫若寬法
而任吏稍重郡守之權責以大綱而略其小過凡重法
之地皆慎擇其人聽於法外處置盜賊有司覆按不得
効以出入其所賜緝捕緝錢使得益以釀酒賞格之外
得酒數百石亦足以布設耳目而畜養爪牙如此則守
臣之威權稍重而盜賊可以清矣王嘉曰國家有急取
辦於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其下嗚呼二千石能使
其下則雖有黃巾赤眉無足畏也

盜賊下

臣聞盜賊之起小則蜂屯蟻聚虜掠閭里大則擅名號
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掠吏民然皆無足深慮如臣
前說計足以辦所可深慮者其間有豪俊而已何則人
之有豪俊猶馬之有驥犬之有盧雖上觀下獲一日千
里而縱蹠嚙之變亦可畏也昔周亞夫得劇孟喜曰吳
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也天下騷動大
將得之隱如一敵國云唐縱朱克融北還盧龍未幾軍
亂遂復失河朔夫孟克融皆匹夫耳而得失去就之間
繫吳楚之成敗為河朔之存亡以此言之盜賊之間而
有豪俊豈不為可深慮也哉臣以為銷亡大盜之術莫
大乎籠取天下之豪俊天下豪俊為我籠取則彼卒材
鼠輩雖有千百為群不足以置齒牙之間矣國家取人
之制其選高者惟制策進士夫豪傑之士固有文武縱

橫之間無不可者雅魯少文獨可以倒之大事者使天下豪傑皆文武縱橫之才二科足以取之若有椎魯少文之人則不可得而取之矣是制策進士所得之外不能無遺材也臣嘗為朝廷患之未知所處有搢紳先生告臣曰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為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於二千石入為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為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邴吉出於獄史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為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宿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

用人如江河江河之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焉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鯢為之制今世胥吏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朝廷不用也今欲用胥吏牙校而胥吏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棄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刑者不可用而用者不可刑朝廷若採唐之舊制使諸路監司郡守慎選士人以補衙職課之以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有公罪則贖焉使長吏得薦其材者第其功閱書歲月使得出任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入也臣嘗思之逆銷盜賊之術未有以過於此者竊取其說以獻惟陛下裁擇之

淮海集卷之十七
縱按富鄭公蘇長公論彌盜嘗有此說秦公
謂有增紳元生告臣者其實猶蘇公殆非設
言也

淮海集卷之十七

